

## 碼頭春曉

清風

萌瑛徘徊在舊金山的漁人碼頭，一遍又一遍的看著來往的人潮，形形色色的裝扮，黃，白，黑，褚的皮膚，老老少少的走著，碼頭的浮木，隨著太平洋的海浪飄浮著。39 號碼頭，座落在舊金山的漁人碼頭的點，本來就很熱鬧。人來人往，生意很好。

自從 1989 年大地震之後，忽然來了一群肥墩墩的海狗，成群結隊爬上浮木來棲息曬太陽，雖然海風強勁，那陣陣的異味並不愉悅，但是，這群可喜的動物，給觀光客在飲食之後，散步碼頭之際，帶來意外的驚喜，營業於 39 碼頭的商家，發覺這是無限商機，就儘量關照這群海洋的客人，建造更多的甲板讓這些嬌客憩息，看著遊客們不停的拍照，欣喜的笑意，萌瑛的心中有了打算。

萌瑛來到灣區已經一年多了，她和先生帶來的積蓄並不多，她必須要儘快開始一項生意，有所收入才行。萌瑛在台灣時，是在公家機關整理文書檔案，但是，到了美國，政府公家的職務必須是公民才能應徵，而且，她也自認為英文不夠好，沒什麼自信心去洋人的公司上班。

然而，逼在眼前柴米油鹽的議題是相當現實的，她必須去面對，先生年紀大她很多，而且他的一隻手，有點毛病，上班或做工都不能很俐落；走著，走著，她有點茫然；這下來的這一步到底要怎麼走才好呢？突然，她聽到一聲沙啞卻又熟悉的聲音。

“啊呀！瑛呀，你怎麼也來了？”萌瑛一轉頭，一個矮矮黑黑的女人，戴著一頂遮陽帽正在叫她，前面散落擺了一攤的湘繡桌巾，領巾，床飾。

“啊呀！子紅，天啊，你什麼時候來舊金山的？”老朋友相逢，有太多的回憶，特別是，和子紅的那一段，並不是完全甜蜜，溫馨的。

萌瑛的心頭苦樂參半，眼前這位看似熱情，豪放的子紅，曾經是讓她頭痛萬分的人。七零年代，子紅和她比鄰而居，汐止因為常常淹水，土地比台北市便宜一半以上，萌瑛的先生不喜歡喧擾的市中心，就樂得定居在又便宜又安靜的汐止。

搬去之後,才發現左鄰右舍都是外省人. 這些人當中,有相當古意老實的夫婦,然而,也有像子紅這一類,非常特殊,什麼事都要\*\*佔風頂邊(註一)的人.

子紅個子不高,五官也還清秀,皮膚特別黑,一雙眼睛古碌碌的,靈巧敏銳. 起初,萌瑛想,去市場買菜,有個伴也蠻好,何況,買菜,是臺灣家庭主婦每天的例行公事,但,幾次下來,萌瑛就進退不得了.

明明是很簡單的例行公事,卻讓萌瑛的心,像悶燒鍋一樣,悶得要發爛. 要出去一趟市場,子紅總是刻意打扮得光鮮奪目,化粧打扮,本來也無可厚非,但是,原來約好的時間,總是不算數. 似乎,子紅都是等到時間到的那一刻才開始梳裝打點,好不容易上路了,一會兒又是忘了鎖匙,一下子又是怕下雨,一定要回去拿傘,等到終於一切妥當了,可以上路了,也要祈禱,在路上千萬不要有什麼人開車過快,把路上窪洞的積水噴濺到她身上,那麼,那天就不用買菜了. 她會回家,重新把水漬拭去,再重換一件衣服再出去. 萌瑛因為是新婚不久,在這附近也沒什麼朋友或親戚,子紅的嘴巴又特別甜,很會捧別人,儘管萌瑛知道這人\*\*“龜毛”(註二),也祇好遷就她.

到了傳統市場,各式的魚,肉,蔬果的攤販,都會以最高分貝的聲量來招呼客人,萌瑛多半會照自己該日的菜單,選擇適合的攤位來挑買;子紅就不是了.

小販們見她穿得那麼醒目,都以為是大魚入港,爭相招呼,子紅就到處試試. 有些果商,瓣橘子,切鳳梨,讓客人試吃,她可以一點不臉紅的連吃好幾片,然後,嘴巴喃喃自語個不停,“咦! 怎麼這顆這麼酸? 嗯, 這個較甜, 唷! 會不會切太久了,頭家, 有點變味呢?” 把賣水果的小販搞得糊裡糊塗,萌瑛看她實在停太久了,就暗示,要不要買,祇見她,把頭一昂,輕快的丟一句:“不,不買了,我吃飽了.”

這還是果販自願切給客人試吃,沒活說. 最最令萌瑛臉紅的是,子紅明明不須要蘿蔔,她竟然也敢走到菜攤子前,彷彿硬要練她的指甲功似的,一指一痕地\*凍(註三)下去,把一顆白伶伶的蘿蔔,凍得傷痕累累,然後,一走了之. 萌瑛看著菜販盛怒的臉色,趕緊拿起那顆遍體鱗傷的菜頭,知趣的說,“這個我要.”

去到魚蝦攤,更是沒轍,子紅很喜歡吃蝦,而且,一定要買\*\*尙好(註四)的大蝦,但是,在與蝦販討價還價之後,她膽敢把人家原本包括在價格裡的蝦頭剝下,而且很大膽的一個一個剝,再把沒蝦頭的放入塑膠袋.把那些古意的蝦販看得愣愣的.“反正,我又不吃蝦頭!!買它幹什麼?”

眼看著蝦販的臉由紅轉紫,萌瑛趕緊隨便撿些,順手再把那些被剝的蝦頭,悄悄的裝入,蝦販的臉色隨著平和下來,再秤完萌瑛的份額之後,又順便抓了幾隻相送,嘴巴唸著,“奧桑!有量的人有福氣!”子紅即刻把她已經秤好的袋子高舉,並大聲說,“我也要,我也要!”蝦販深深嘆一口氣,“奧桑,人做代誌愛卡有分寸咧.”奇怪的是,小販的義正言詞,居然,讓裝扮明艷如花的子紅,一下子枯萎下來.

大概是多次替她擦嘴,收拾的後果吧,萌瑛發現,子紅越來越愛膩在她身邊,她先生公務員退休,當時是蠻清苦的,如果懂得量入爲出,倒也過得去.祇是子紅愛打牌,牌品又超爛,很多人都不喜歡她,但,多半看在萌瑛的面子上,給她加入,萌瑛偶而玩玩,總認爲打牌是消遣,交朋友的機會,從不介意輸贏,子紅就不是了.一輸,就信誓旦旦,一定是其他兩位太太\*\*做手(註五)否則,以她的牌路,哪有可能輸?

萌瑛好幾次下決心不和她玩牌,因爲連帶地,其他那兩位太太也很不諒解,祇要子紅一出現,就什麼樂趣都煙消雲散了.之後子紅在木柵買屋,就和萌瑛斷了訊息.不想,幾年後會在異地重逢.

子紅看來氣色不錯,歲月在她臉上刻些痕跡,過去強悍的架勢完全消失了.“咳,瑛啊,我們的孩子崇明去逝了!!”眼睛往下一垂,無奈的哀怨.

“怎麼了?他生病了?”萌瑛記得那個活潑外向,卻又友善的小男孩.

“噯,如果論交朋友兄弟,崇明可以說是第一名,不管什麼人,多遠,多老,多小,祇要和他一接觸,很快就變成朋友.”這點萌瑛倒是記得很清楚,那個永遠笑容滿面,嘴巴甘甜的年青人,常常和一大票的朋友在外頭談天,卻成熟的不忘和插身而過的萌瑛打招呼.

“當初我和先生想，以崇明的個性，也許出國會比較有發展，所以，我們就千方百計的辦出國，就來灣區住了。那時想，這裡大學特別多，沒有州立的，也有私立的可唸，何況，即使沒大學，也總有專科吧？”

“沒想到，他實在太不專心了，一校轉過一校，朋友雖很多，眼看別人一個一個畢業，他就是還在混，永遠在那兒打轉。”子紅的頭開始下垂，眼睛盯著地面。

“終於，他交往多年的女朋友再也受不了，決心和他分手，那知，他卻想不開，就在那年母親節前夕，他把車子開進車庫，庫門一關，車子發動……”子紅再也接不下去。

萌瑛的手臂不禁環住她的肩膀，正直不會巧言的她，不知道說什麼好。

“人生誠然如夢，之前，我做了好多好多讓你厭煩的事，我凡事斤斤計較，朋友煩得一個個離開，唯有你一再替我收拾殘局，我當時其實心知肚明，但是，就是繼續利用你，也繼續壓榨我四週所有對我良善，好意的人。現在，回想這一切，真是丟臉死了……希望你不要記恨。”子紅的聲音誠懇，眼眶含著淚水，聽著這位滿頭白髮的老朋友的懺悔，萌瑛的心早就融化了。

“好了，這麼多年沒見，去喝個茶吧！”萌瑛早就選擇原諒她了。

“好，反正也快收攤了，我請你吃飯。”子紅這下手腳俐落，沒兩下，一攤子的貨品已經收拾好，送入停在街角的小貨車裡。

“噢，你來灣區多久了？”吃飯時，子紅好奇的問。

“嗯，六個多月了，這當中也往返德州好幾趟，和德州的房價，物價比起來，這一切都貴得太離譜了。”萌瑛坦白相告。

“你有沒有打算做什麼呢？”子紅現在的說話倒是簡潔俐落。

“想做點小生意，祇是你也知道，我們那一點點本錢，怎麼做？”

“那，你就得好好想了。”子紅賣了點關子。

“首先,如果你想做點小生意,那麼,就不要多考慮了,灣區人多,財旺,祇要肯吃苦,是一定會有機會的.不知,你對這種在觀光地帶擺攤的生意有興趣嗎?”子紅側著曬黑的臉,散發一種由經驗帶來的信心.

“在這種觀光區,這租金一定是嚇死人的”萌瑛試著多了解一些.

“猜猜看,看我這樣一個攤位,每個月的租金要多少?”

“要\$700,或\$500吧?”萌瑛看著人潮,也不知怎麼猜.

“減半再猜”子紅的臉明亮起來,眼神裡有點得意.

“不會是\$250吧!!”萌瑛的心跳,突然快了起來.

“再猜!!”子紅的嘴角咧著,俏皮笑意淌開來.

“噯唷,搞不成\$50,那有這種行情?”萌瑛不信地故意壓低亂猜.

“很近了,這種攤位每天祇交一元租金!”子紅正色的宣佈.

“天啊,那有這麼好康(註六)的?”萌瑛不敢相信她的耳朵,經驗告訴她,一定有什麼附帶條件的.

“那,要什麼資格的人才能夠申請?”

“單憑你這一問,就知道你真的是經驗豐富.祇要你通過政府所驗証的藝術家的考試,那麼,就可以每天一早來抽籤擺攤子了.”

“那,都考些什麼呢?”

“這裡是觀光區,要賣的商品必須是獨特的,有創意的手工藝品,所以,你必須證明自己的作品與他人不同,就多半可以過關,像我,多少懂得湘繡,也就得以在此擺了好幾年了.”子紅很誠心地解釋.

“我不會刺繡,祇是.....年青時倒很愛漂亮,也喜歡戴手飾.對一些項鍊,耳環的加工,倒也蠻有心得.”萌瑛的心燃起一絲希望.

“對對，這就成了，我明天帶你去申請。”

子紅的熱心，讓萌瑛原本浮沈漂泊的心境，得到很大的慰藉，遠遠地，金門橋側的落日餘暉，變得非常燦爛，絢麗。

就這樣，萌瑛開始了她朝七暮九的擺攤生活；一天一元的租金，就相當於“半相送”，免本錢的生意，祇是，貨品的擺設及修飾，就稍費週章了。剛開始，她都在本地買貨，再改變少許，變成獨一無二的藝品。

起初，難免不習慣在外面擺攤的生活方式，那真的是靠天吃飯的。有時，一下起雨來，就半個遊客的影子也沒有，有時，天氣晴朗乾爽，一天賣個\$700,\$1,000，也是常有的。還好，灣區的雨水還不算多，海風是強一點，不過，習慣了也還舒適，溫暖。

望著來來往往的遊客，萌瑛有時也欣羨他們能出來渡假的閒情，祇是，想想現在的處境，人生地不熟，生活也是很大的挑戰，她還是不敢奢想跟現實生活脫節的任何活動的了。

一天，一個遊客挑了一對耳環，愛不釋手的樣子，她趕緊跟她說，“Do you like it? I give you discount. \$25.”

“Oh, That's good!”

乾脆爽快的成交了。

萌瑛歡欣地整整鈔票，今天，運氣還不錯，才3,4小時就已經賣了\$300多元，心中一陣陣的欣慰。祇是，不知何故，遊客人潮沒減，但最近的生意清淡些。

“You ripped me off!!”剛剛那個歡欣的婦人，帶著厭惡生氣的臉回來。

萌瑛正想爭辯，但，客人手拿的另一對耳環，和她賣出的一對異常相似，祇有稍許的差異，品質外觀幾乎雷同，但是別人祇賣\$15，萌瑛很驚訝，本錢都快要\$15，再加上加工，修飾的費時，祇覺得實在不可思議。

何況，這種小攤子，日曬風吹，不賺些利潤怎麼行？另外，讓她驚心的是，是不是有人在搶生意？人潮仍不斷，但比起以前，每天似乎總少做了約\$200左右的生意。當她把這現象告訴子紅時，子紅第一個反應是，

“有人曉得去更便宜的大賣場買貨了!!”

“但是,價格會差那麼多嗎?”萌瑛有點懷疑.

“甯,我的大小姐呀,這個你就有所不知了,美國人做生意可殺價的幅度就不是你能想像的了,你相信嗎?祇要天時,地利,人和,\$100的東西有可能\$5就買得到,你相信嗎?”子紅的口氣充滿經驗,自信.

“問題是,你必須把對方大賣場的地點探聽出來.”子紅開了一帖解劑.

好幾個星期就這樣過去了,萌瑛眼看著對手的生意越旺,她納悶不解,到底,這對東南亞來的夫婦,究竟是到那裏辦貨呢?

若是平白去問,是不可能得到答案的.終於她想到了先生,叫先生去探聽,觀察.萌瑛的先生秋山,是個奉公守法,寡言深思的人,作探子是有點不適合,但,先生敏銳的觀察力和邏輯,有時叫萌瑛佩服讚嘆.

果然,幾個星期之後,秋山興沖沖的告訴萌瑛,貨品應該是在洛杉磯購買.

“洛杉磯?老頭子,你瘋了!”萌瑛叫了一聲.

“應該沒錯.”秋山蠻有把握的樣子.

“你怎麼知道?”

“我觀察他們,雖然每天做生意,可是,禮拜一總會祇有一個人,先生會不見了,然後,就會增加很多新貨.”

“那幾天舊金山明明很涼爽,那個先生偏就說,他到了市中心,差點熱死了,你想想嘛,如果是在灣區,到了舊金山市中心,豈不都涼冷得很?”

“那倒不一定是洛杉磯嘛!”

“是呀,再聽,那先生又說,還好,那邊小臺北的東西好多,特別是臺灣來的蚵仔煎,碗稞,雞卷,吃得好過癮,”

“你想,加州,有什麼地方,有這麼多臺灣小吃的集中地呢?”

“洛杉磯!!”萌瑛恍然大悟.心中湧過一陣喜悅,之後,馬上,心頭又閃過陣陣憂愁.

“祇是,那麼遠,我怎麼去?”萌瑛在臺灣是計程車族,來加州,車牌也才剛考過,怎麼有能力開這麼遠的路去洛杉磯?

“你運動神經發達,反應又快,應該沒問題,雖我不會開車,但,我可以陪你去,讓你安心.”秋山的話不多,但,每次都一針見血,知道她內心的深處,也許,這就是當年在眾多追求者中,她甲意(註七)秋山的主因吧.

就這樣,萌瑛每個月就南下洛杉磯辦貨,一次,兩次,之後,路熟,廠商也熟了,就像子紅說的,貨品,成本是作生意成功的要素,此後,她的生意就慢慢地步上軌道了.

有時,在旺季一天做個\$1,000也是常事,雖然,外面的太陽大,海風也強勁,但心情是輕快的,心想,替兒子媳婦辦的移民也快有個著落了,心緒就不免輕鬆,飛揚.

生意越來越好,想想,不久,她將可買個屋子,不必再白白繳納租金,正為,買哪個區考量時,

“Give me five!”一個黑人近前叫了一聲.

萌瑛有些遲疑,電視上曾看見小朋友把手掌五指互拍的樣子,美國人有時也調皮搞笑,她就本能的笑笑,把手五指張開,也想和那黑人互拍.

“GIVE ME FIVE!!!”黑人的聲調高亢了很多,整個臉,眼都黑漆漆的,連罩在外面的衣服也都是黑黑的,祇有白白的門牙露出來,不太像是友善要玩的樣子.

“渠想搶你!”隔壁攤的廣東太太用廣東話提醒她,她廣東話不太靈光,但,“渠”等於他,“搶”這些音,她倒是聽得懂的.

“快別渠伍搵”萌瑛馬上會意過來,這個黑人要五塊錢!!!

“OK,OK” 萌瑛飛速拿了五塊錢,那毛頭小子就很快離去。這是萌瑛第一次被搶的經驗。

之後,雖也有被槍抵背,錢櫃被劫的事,但是,因為有這次的經驗,萌瑛就很小心,現金一超過\$50,她馬上藏到隱密處,以免被搶,想自己辛苦站了一整天,這種血汗錢也要搶,萌瑛心中是很氣憤的。

然而,最最令她難過的,卻是比金錢損失更傷人的閒言閒語。

這種攤位是不固定的,每天以抽籤互輪,以免有人抽到較差的地點,吃虧也頂多那麼一天,因為隔天總有希望抽到稍好的地點。這群藝術家當中,和外國人,廣東人反而容易相處,語言多少有些隔閡,會保持適度的距離,最怕的,是一些中國人,會說普通話的一群,有些專門包打聽探人隱私,而且繪聲繪影,說得有腳有手(註八)。

有時,她也緬懷過去政府機關那份頗穩定的工作,祇是,那個色迷迷的上司,那雙不懷好意的斜視,像幽靈似的,緊緊的隨著她。再怎麼,也不願再回去那種複雜,勾心鬥角的醬缸了。

然而,最近的行列中,來了一個人,讓整個觀光區攤販,掀起了陣陣漣漪。

秋後的清晨,排隊抽籤的隊伍中,來了一位不修邊幅的藝術家,體材魁梧修挺,五官很清秀,眼睛炯炯有神卻摻和些憂鬱,穿著簡單,但是,一舉手一投足,很惹人注目。在這群陰盛陽衰的隊伍中,立刻掀起一波騷動,大家關注著,這個貨真價實的畫家,到底要如何在這個地盤生存?

不知是有緣還是怎麼,天天抽籤的時候,這位畫家的攤位居然常和萌瑛比鄰而立,這種生意的性質與釣魚類似,有時等半天,也沒半個客人,在等待的時間,隔壁的攤友就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了,如果攤友很談得來,生意又淡淡的,那一天很快就神速過去,但,如果攤友很聒躁,喜歡說人閒話,埋天怨地,萌瑛就覺得度日如年,希望客人快快上門,結束這種聽人閒話的酷刑。

她同情別人的苦痛,但經驗告訴她,十有八九,真正受苦,煎熬的人,多半說不出來,祇默默無言埋在心中,那些口說得出的痛苦,悲傷,透過表達,也痊癒了一半了。

這個畫家姓姚，也從臺灣來，頭髮留得長長的，在尾端紮了個馬尾，本來男人蓄長髮的不多，留馬尾的更是各有千秋，有人看來邈邈，有人卻讓人刮目相看，氣質特異，這個小姚，即屬後者。雖然每天是那套古舊的夾克長褲，那股恬然自信的筆觸，常讓過路的觀光客駐足流連。他畫的是，並不討喜的人面素描，每張畫的標價不低，花的時間也多。

所以，儘管他畫的很好，生意額就遠遠地低於對面那個專畫人面卡通化，幽默搞笑的小張了。人面卡通化，多點幽默，畫的速度快很多，也討喜。這種觀光客不過在漁人碼頭閒逛，取個背景留念，或等人購物時填個時間罷了，沒人會認真地考慮把自己畫像，來做終生留念的。

因此，小姚的生意，總是冷清清的，有時，一天下來，一個客人也沒有，萌瑛看了實在同情，祇是，小姚似乎無所謂似的，從不抱怨，很多時候，也沒見他帶午餐，萌瑛也會把自己的便當多帶一份菜，像滷雞腿，豆干，包子之類，佯稱是自己滷太多，請他分享。這個小姚多半笑笑接受，但，從不在大庭廣眾吃，偶而，會喝點水，就此而已。

此外，這個小姚也不像一般攤主，在空閒時，聽隨身聽，或看雜誌，他總是就街上人來人往的形影，努力地畫，一天一張，瘋狂的畫。

萌瑛遠望他所擺出來的作品，耐看之餘，畫中像在傳遞一種訊息，他畫的人物，景觀，一筆一觸，好像在和看畫的人對談，那是一個靜態的對談，表面上，像是被塑造的景像，卻又牽引出另一種動力，那麼主動的在啓發另一個層次的世界。

有一次，萌瑛破逗(註九)把這個感覺告訴他，他先是頓了一下，然後，他把畫筆擱一旁，問萌瑛：

“那你想，這幅畫在告訴你什麼？”

萌瑛出其不意，直覺的說，

“其實這幅灣區街景，讓我體會到灣區的人，有相當程度的不安。”

“哇!!”小姚把水瓶打開，狠狠的喝了一口水。破天荒的，把萌瑛給他的包子，大口地吃了，接著，畫筆一橫，就和萌瑛天南地北的聊了起來，然後，興

緻勃勃地,祇見他輕輕幾勾,幾畫,就替萌瑛畫了一張簡單素描. 奇妙的是,居然把萌瑛的特質描得一清二楚,萌瑛一見,歡喜得不得了,就把那畫簡單裱起,擱在攤子邊.

說也奇怪,每次客人買了耳環,項鍊後,看見那張畫,就多半會問,畫家是誰? 萌瑛就有機會介紹給小姚. 從此,小姚的生意多了起來,口耳相傳的結果,就忙了不得了.

那又是一個梅雨纏綿的早春,枯坐整個早上,萌瑛一件生意也沒做成,整個禮拜因雨水太多,遊客大減,遊客寧可去商場逛,也不願來碼頭吹海風.

碼頭的店面,冰果店,甜餅舖,生意差得人人哎聲嘆氣,街邊雜耍的,賣藝的,也都孤伶無奈.碼頭的氣氛冰凍起來.

瞬間,來了一對中年夫婦,先生是美國人,太太是東方人,看不出是哪一國的,氣質像南亞來的,然而,穿著卻又像日本人;說得一口標準的英語,一絲口音也沒有,由於萌瑛的生意很清淡,沒什麼客人,這個太太堂而皇之的把那些首飾,一件一件的挑,看,比,甚至,拿在空中照一照. 又邊看邊問.

萌瑛看她迅速挑選的,都是上品,而且有多件,是她自己特別花工夫創製的,她就很努力地用自己並不太完全流利的英語,加以解釋,說也奇怪,這個太太好像與她心靈有感應,句句都懂,這樣一來,她就更熱心忘形的解釋. 此時,萌瑛腦子裡轉的,完全就不是,要如何把東西推銷出去好賺錢,似乎,在她的潛意識,她要客戶真正了解這個手飾的特性,且物盡其用.

一番唇舌並沒白費,那個太太終於買了一條項鍊,不但沒有出價,而且臨行前還跟她要了一張名片. 萌瑛第一次領受到被客戶尊重的滋味.

本來,萌瑛認為作這種小本生意,沒有必要印名片,多花錢而已. 但是,小姚一天忽然心血來潮,認為這種攤子,畢竟是有它的特色的,要寶惜,也要爭取,機會有一天會敲門的,所以萌瑛也印了一疊.

接下來數天的生意,更是冷清,萌瑛已了解這種靠天吃飯的性質,沒特別擔心,但對面小姚的生意更是慘淡,奇怪的是,他像有一股無窮的力量,

不停的畫，生意多少完全沒打擾他，他攤位的週圍快要被自己的畫佔滿了，可是，他完全沒有停頓的意思。

偶而他也會在畫面塗上色彩，那時，整張畫就耀眼突出，問價的客人不停。祇是，他價格一旦開出，客人沒法殺價。

有時，萌瑛遠遠地看他生意明明快做成，但就是不肯折價，事後萌瑛問起，他才幽幽的說，“價格多少，其實無所謂，但對以前買過的客人不公平。”

就在生意特別低迷，濃雲密佈的那些日子，一天，萌瑛遠遠地看到一個衣冠整齊，器宇昂軒的東方老人，靠近小姚的攤位，談了整個早上，不像客人的樣子，小姚的臉色千變萬化，有時氣憤，有時像在解釋，但並沒有離開攤位，終於，老人失望垂頭喪氣地離開，走之前，還向天嘆了一口大氣。

兩天之後，又出現了一個氣質高貴，衣著優雅的婦人，小姚一見，先是愣住，之後，苦笑一陣，一支筆就不停地描畫，不到十分鐘，就把自己畫的給婦人看，婦人邊看邊落淚，祇見小姚雙手將婦人肩膀一按，像在說明，也像在乞求，祇見婦人淚水不斷地落下，小姚不得已，就把攤子收齊，放入車後，就和婦人走了。就這樣，消失了幾天。

幾天後小姚換了一套飄逸的便裝，來到萌瑛攤前，說“周姐，謝謝您的關照，我母親叫我拿這個給你。”萌瑛一看，是她最愛的長崎蛋糕。

“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？”萌瑛知道，他大概是來辭行的。

“反正家裡替我決定的事，我沒法遵行，就自己出來逛逛，學學，體驗一下人生的滋味。”

原來小姚以優異的成績建築系畢業後，正在找工作的時候，父親建築同行老友，介紹他進入灣區一家頗負盛名的建築公司，沒多久，這家建築公司的大老闆，立刻有意撮合自己女兒給小姚。小姚很不喜歡對方千金的嬌慣，向父母反映，一向威嚴又重臉面的父親，覺得對方小姐沒什麼不好，何況，小姚從小就常常和他唱反調，而且，現在還沒有很要好的女友，爲何不試試，這樣也給父親一個面子。有感情潔癖的小姚，再也受不了，就逃家出走。

三天前,父母終於探聽到小姚下落,於是,分別前來談判,最後,由母親作公親(註十),決定父親不再談婚姻的事,另一面,要小姚回去,作他本行的工作,不要再做自由藝術家.

“每個人都喜歡往所謂的,比較穩固的,前人曾經走過的軌道去走,以為會比較安定”小姚平靜的說。

“其實,這段時間,雖然在外面作生意,肉體上很受挑戰,但,我的精神悠遊四海,這段日子,也許是我一生中,最安靜,思想最敏銳,畫作最進步的時刻了.”小姚慎重的結論.

“在外面,這樣人來人往,喝海風,你還安靜得了?”萌瑛覺得不可思議.

“是啊!我完全聽不到這些車水馬龍,內心不但安靜,且有一股力量,鼓勵我要畫,要努力展現出最大的實力.”小姚俊逸的臉龐,添了一道自信的光彩.

“祝福你!我知道你一定會成功的.”萌瑛誠心的祝賀他.

“謝謝您,周姐,這些日子那麼誠意的關心,我相信您一定也會有很好的發展的.”

望著小姚抖擻離去的步履,萌瑛有絲欣慰,也有絲悵惘,別人來擺攤是跑龍套的,可有也可以沒有,她呢,全家的生計在她手中.

烏雲密佈的天空,預報著她今天的生意又要泡湯了.正憂鬱著,忽然,上個月那對精幹的異國夫婦出現了,細雨也開始飄了起來,她有點手足失措.他們會像上次那樣精挑細選嗎?

倒是那位東方太太,先說話了.

“終於,我們找到你了!”

“你家的電話,根本沒人接,我已經找你找了一個多禮拜了.”婦人喘了口氣,顯然,他們是就近一攤攤搜尋來的.

“我回去仔細研究妳所作的手工項鍊,我和先生都一致同意,這是我見過的最最細緻的加工品。”

“這是成品再加工的,”萌瑛不知對方誇讚的用意,隨興應了一句。

“對,對,這就是我們千辛萬苦找妳的原因了.妳這作品相當有創意,又很貼切平實,我們很喜歡,所以決定……………”

萌瑛心喜,以為他們要多買幾副,就匆忙往箱子裡挑,他們先前買的那副高深學問,她不敢說有,但是,記憶力可是一流的,更何況,上次那副挑那麼久才定奪的,她怎會那麼容易就忘?

“我們決定請妳擔任我們品管部的主任.”婦人從口袋中掏出一張名片,印得精緻,簡樸.萌瑛的血液立時往頭上冒。

“我們的公司離此不遠,專門從世界各地進口不同的飾品.”萌瑛聽著,又看著名片上的公司,娜瑞蒂,天呀!那不是轉角處兩條街以北,夾在金融貿易區中間的那家大公司嗎?

“但是,你知道的,商品一訂就是一大貨櫃,品質的水準差異挺大,須要有適當的人來管制品質及建議採購的方向.”婦人的眼神是誠懇的。

“你過去買去作過零售又自己加工,所以,妳的經驗最真,妳對貨品的感覺最敏銳,希望妳能幫忙.”婦人說話很直接,不拖泥帶水。

雨已經斜斜地灑下,萌瑛飛快地收攤,那兩人也急急告辭,臨行前,婦人丟下一句,“妳好好考慮吧,薪水及福利絕不虧待妳,打電話給我吧!”然後,微笑著,有禮地離去。

萌瑛的心淌過一道暖流,忽然,覺得雨水鹹鹹的.把貨堆上迷林貨車時,忽然間,看見不遠的天邊亮了起來,儘管,攤位邊仍有小細雨,但遠處的停車場已大大放晴.再舉頭一看,襯著金門橋的上空,一道絢麗,清亮的彩虹,橫跨在大橋與紅樹林當中.瞬間,萌瑛覺得臉上又鹹鹹的,她知道,那不是雨水,是發自內心喜悅的活泉水。

註一:佔風頂邊:佔上風,愛討人便宜的意思.

註二:龜毛:過分仔細,挑剔.

註三:凍:以指甲掐下的動作

註四:尙好:上好,最好的.

註五:做手:做手腳的意思

註六:好康:好運道,好事

註七:甲意:中意,喜歡

註八:說得有腳有手:繪聲繪影

註九:破逗:毛遂自薦;愛表現

註十:做公親:做和事佬.